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二

卷五十三 世家第廿三

存六葉一至六

卷五十四 世家第廿四

六葉全

卷五十五 世家第廿五

十一葉全

卷五十六 世家第廿六

十葉全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漢書

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高祖為布衣

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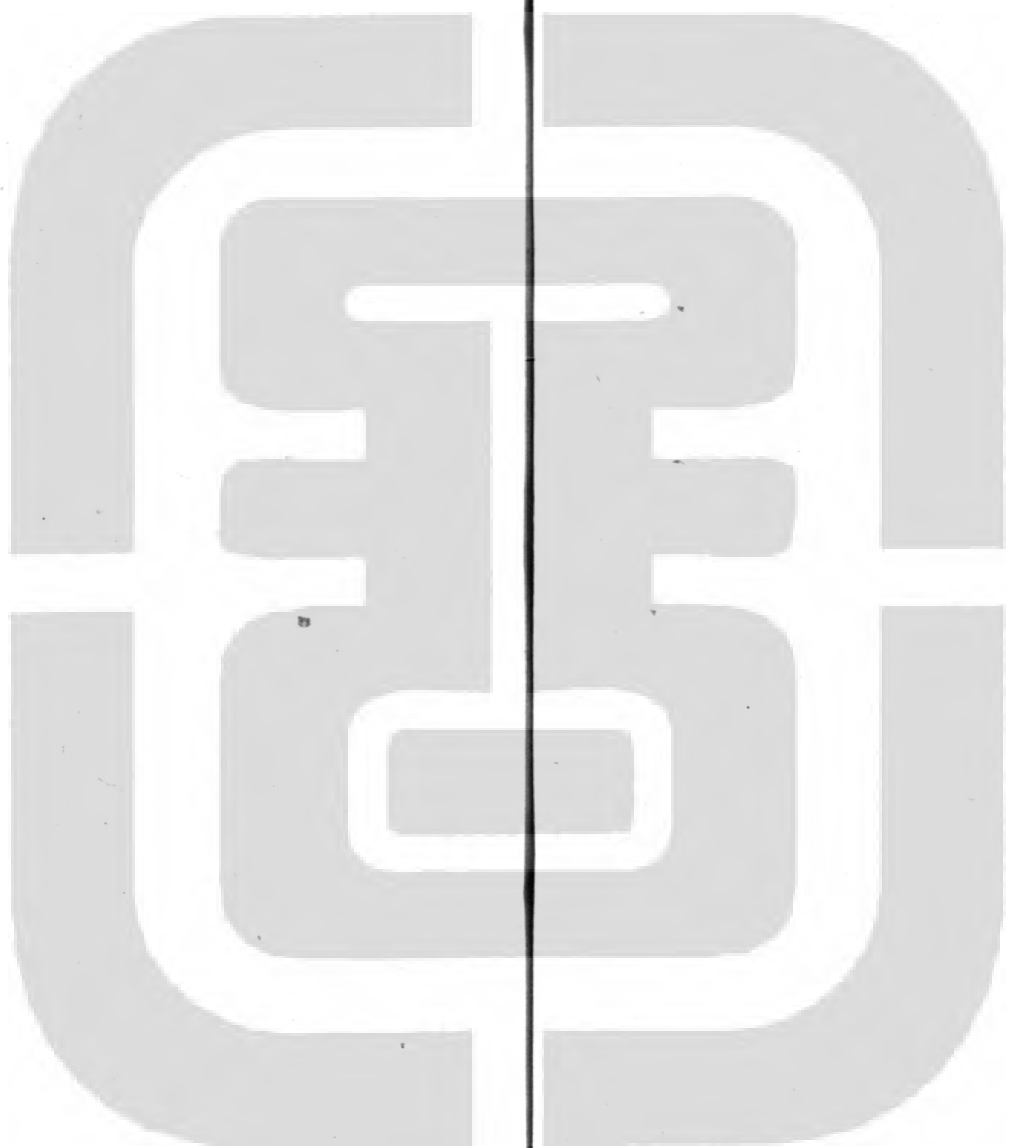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也

從事也秦時無判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

史以御史監郡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郡不史何為泗水

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



汗馬之勞徒持口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也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

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

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立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謀案市國案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

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

中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

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

不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

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中非被矢石之爭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

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

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

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

相國曰君滅楚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

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

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乃
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
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
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
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其粟為禽獸食上
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
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
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金

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
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
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
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常昭曰
用意淺高帝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
入從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
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
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
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
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
為文終侯徐廣口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惡奉法順化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
何之勲爛焉立冠蓋自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室
等爭列矣

蕭相國世家卷第二十三

晉參世家第二十四

中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參字敬仲

秦時為沛獄掾而

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

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涓者

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

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十尉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鄆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

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士大夫擊秦司馬尼

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狐父吳淖敗於狐父

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

晉灼曰祁音墟孫險曰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

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

河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

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

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

或曰楚號曰建成君遷為成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

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扛

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

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破之虜

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

從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轅轅緹氏絕河也汗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從南攻雋與南陽守

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赭陽陷陳取宛虜齒盡定南陽郡從

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

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

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

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救陳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

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

音義曰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縣名也

賜食邑於寧秦蘇材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

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

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

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漢書曰曰皆漢將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

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

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者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案蘇林曰屬河東大破之因

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和國

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

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

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

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

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高盧已而從韓信

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

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之誚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燕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立官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侯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

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

參參去屬蜀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君擅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音義

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之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

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才拙於文

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

中間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

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其罽之府中無事參子竄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竄曰若歸試私從容

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

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密二日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密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
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
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
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
卒謚懿侯子密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賴參

曰顛音古項
反一音較

若畫一曹參伐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宙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
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
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
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
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國子監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邵曰大父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

良家僮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

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士預反伺擊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怒反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弘治三年

卷之二十一

一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因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

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

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

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

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二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

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日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

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

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廩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

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

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

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

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

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下軍。徐廣曰：燒音燒。良說曰：秦兵尚

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五百。益

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

其解轍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

田，再戰，秦兵音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

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嘗軍

耶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嘗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官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且高素為資。晉灼曰：高，猶也。欲沛公反秦，皆資也。

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

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

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

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且以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曰靜曰鯁。魚也。音七姑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

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

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

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

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乃

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

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鴻曰。地本但與

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

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

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
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
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敗而還王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
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
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
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於杞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
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
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且以酈生語

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
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拍畫也或曰前
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

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

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
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封比下之墓
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明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
也軒者亦蔽乘軒
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

也偃武備而
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
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手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

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

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

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

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

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

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

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

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

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

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頤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

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

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

生徐廣曰一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

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嘗辱我

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乃置酒封雍齒為汁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

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言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轅轅倍

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

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

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

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

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當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辭安車。出使。辯士固請。且來。來以爲容。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

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能。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主。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育子。居愛子之上。

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嗣
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

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乃今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與

豈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西言無所畏

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

閒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

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

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見

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

因談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

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相說引

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許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

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

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如淳曰調護信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月

習其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月

翻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

韋曰矰繳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嗟唏流涕上

起去罷酒音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

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徐廣曰一云及及

蕭何相國

漢書言百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

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格

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真為韓報讎彊秦天下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

會高帝崩后

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

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

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不疑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按

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言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

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歲一

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訖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

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丘虛狀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張良世家卷第二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少

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

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

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翻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曹灼曰覈音紇京師為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

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

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

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

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

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
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
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
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
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負以內婦負
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
嫂如母兄伯以逐其婦此媿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
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
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

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

語其兄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

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

治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

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

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

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三項王怒將誅定

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舩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
乃解衣裸而佐刺舩舩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
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
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脩徐廣曰亦日脩人受平謁入見平
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
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
臣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
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
三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

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

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臣聞

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

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

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

日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

漢相距臣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
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
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
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
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竒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
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
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
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

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
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
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
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
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
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
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彭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
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
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
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聞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
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
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
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
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進
曰草粗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
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
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
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
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

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
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
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及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

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
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
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
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
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
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
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
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
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
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

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

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

士反接之

漢書音義曰
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

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

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

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

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

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上妙諱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

關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

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

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媼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此說簡而要及得計其用則欲使袖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

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

桓論或別有所聞乎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

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

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秦時三萬

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

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

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

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

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

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甚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終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軍

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

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

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
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今終侯勃代將
將兵定燕反縣平行間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
頽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祭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
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道
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
後呂頽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
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
客從起曹以厥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睡水中
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

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
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
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
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
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
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
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

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
可呂太后怒乃佯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
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
太后乃從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
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
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
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
高帝謀執樊噲會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曰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而

與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頹君
真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
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
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
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
帝三年死子平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卒云食其免
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
侯當川王反辟陽近當川平降之國除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
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
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

從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

道不敢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如大夫各得任其職

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

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頃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

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

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

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

十三年卒二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卒帝

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

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

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續

曰陳掌者衛青之子齊

六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害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矣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